

小言論



果  
奮著

# 小言論第一輯

## 一位不嫁的女書記官

有一天在下看見時事新報館的同事蔣介民君的辦公室裏來了一位女賓，身上穿了一套灰色中山裝，頭上披着短髮，初看上去似乎是一位男賓，聽了她的清脆的聲音，纔知道『他』是『她』，不是『他』。我聽她高談闡論，口若懸河，就知道她不是一位平凡的女子。後來她走了之後，我爲好奇心所動，就問蔣君她是怎樣的一位『她』。

據蔣君告訴說，她是上海法科大學的畢業生，現任南京特別刑事法庭的書記官，和他是同級的學友。蔣君又說，他自在學校裏起，向來就不願講戀愛，要終身從事於法律事業。她在學校的時候，有一位敬慕她的男友，硬要和她講戀愛，跟來跟去，跟個不休。她不勝其煩，老實對他說她是不講戀愛的，但他仍繼續實行他的『緊跟』主義，後來

她把她的妹子介紹給他，嫁了他，纔告一段落。

蔣君和我談的時候，適館中另一同事余瑞生君也在旁。這位余老先生靜悄悄的聽着，聽完之後斜着嘴開玩笑的對蔣君說道：『不嫁！像你老蔣的「照會」，誰要嫁給你！現在未曾找到意中人當然不嫁，等到有了意中人便嫁了！不嫁！』

我們以爲得到願嫁的人就嫁，未得到願嫁的人就不嫁，倒也是很正當的態度。不過。要能自立，纔能如此自由。

嫁不嫁是個人自由的事情。一個女子自動的不嫁，用不着旁人反對；不過我以爲『嫁』是『常道也』，『不嫁』不足爲訓，所以我們對於『不嫁』主義也不願意提倡。我們所要特別喚起注意的，是這位女士有了專門的學識，有了獨立經濟能力，（聽說她現在月薪一百四十元，當然可以自顧了。）便不難有她的自由，嫁不嫁倒似乎不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事情。

『美國大城中女子，大半在二十二歲以外出嫁。在未嫁之前，十六歲以上，除在校

求學者，可說完全都在外做事。大約十六歲以上的女子，個人經濟無一不獨立。」（詳見本刊三卷四十五期翁女士的美國的女子。）我們以為美國女子的婚姻比較的自由，做人比較的自由，其重要樞紐也就在此。（十七，十一，二十五。）

### 醋味深重

有某君在上海開了一家關於藝術的公司，聲譽鵲起，營業興隆。他自己是一位括括叫的新人物，有了一位括括叫的新式夫人。不過他的那位夫人，人物雖新，『醋味深重』！他的公司裏請了一位括括叫的女書記，很賢慧盡職，但是『芳齡』比那位夫人小些，『照會』也似乎比那位夫人好些，某君雖是一位英姿飄爽的男兒，但是做人却很正派，對於那位女書記的態度也很正當，不過他的夫人仍放心不下，平日固然天天到公司裏來『監視』，最近愈覺『驚心吊膽』，竟強迫她的丈夫把那位女書記無故解職。最初某君以此議毫無理由，不許，後來因為不勝其『聒聒』，只得忍痛執行『閩令』，於是那。

位賢慧盡職的女書記不得不無辜失業了！真可以歎一句『冤哉枉也』！尋常的訃聞，一開首常看見『罪孽深重，禍延……』；在此處也許可以說『酷味深重，禍延某女士無辜解職……』。

有一夜，記者應友人之約，在上海銀行俱樂部宴聚，無意中談起這件不平的事情，座中有一位現任某銀行儲蓄部主任的袁君，他說他的辦公室倒用得着，問我能否介紹上面所說的那位女書記，我說倒有點認得，倘真有意，願為介紹。當時袁君的老弟也在座，他聞言之下，即悚然警告他的阿兄說道：『你不要心花怒放，恐怕給嫂嫂聽見了不免有問題罷！』袁君雖嘴裏尚在『棚場面』的強自辯護，但是記者仔細看去，他似乎『面有難色』！這種地方也很可以看出『醋味』作用的厲害！

我們在美國的電影裏，常可看見經理的夫人嚴防她丈夫對於女書記的情形，形容妙到秋毫，使人捧腹不置。可見就在西洋女子職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做『夫人』的對此事也不免有『戒心』的，在我國更不消說了。

不過我却有一句『忠告』的話，以爲男子如果是好的，品性靠得住的，做夫人的這種『戒心』似可不必有。若男子的品性確是靠不住的，就是他的辦公室裏沒有他『瞎來』的機會，難道他不能到外面去『瞎來』嗎？（十七，十二，二。）

### 以後誰娶黃女士的便是 hero

在上兩期的本刊裏面有一篇文字，題目叫做我們憐惜黃慧如女士，舉出種種事實證明兩點：（一）陸根榮不懂戀愛不配戀愛（並不是因爲他是茶房）；（二）黃女士不過一時受他的欺騙誘惑，並非真正覺得他可愛。最近吳農花君親往蘇州吳塔鄉間探訪黃女士，見女士布衣布鞋，丰度娟秀端雅，擁小貓坐於門外矮樸上。據她告訴吳君說，她和陸根榮實無愛情可言，陸亦不是可與言愛的人，惟自引起法律問題後，陸因此吃官司，她良心上殊覺不安。於此更可見黃女士已覺悟受陸之騙，不過不願陸之因她而入囹圄，所以願以身護。吳君問她此後方針及分娩後的行止，她說決不再與陸根榮相處，但亦不再嫁。

人，當獨身以終，並說分娩後即將來滬，儕再入校求學。

我們認黃女士是好女子，她一時的不幸受欺是不良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有以促成的。這層意思，我們在憐惜她的那篇文裏講得很清楚，此處不再多說，在下此時腦際所繚迴的是此後安得一個多情多義配得上黃女士戀愛的男子，挺身出來愛她護她娶她救她，安慰她的一生！倘有這樣的一個多情多義的男子，真是英文裏所謂hero！（此字原可譯爲『英雄』，但是此二字傳不出原字的妙處，英文愛情劇中所謂hero，有不顧一切而護衛其愛人的可歌可泣的精神。）

我們憐惜黃女士的不幸，常聯想到電影名片『賴婚』中的安娜 Anna。這個名片原名 Way Down East，在下連看三次，還津津有餘味，想諸君看過的人一定不少。我們試想其中那位可愛的安娜女士，受了一個淫棍的欺騙，失身於他，養了一個私生子，後來覺悟受欺，竟爲房東老太婆及社會上人所不容，零丁孤苦，悲不自勝，到一個鄉村人家去帮傭，被那家主人的一個英俊可愛的兒子德維 David 所愛，雖有一位多嘴老太婆說

破她的前史，德維竟始終真切的愛她，雖趕到垂巖危瀑去冒死救她，亦所不顧。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何等令人快心的事！昔人稱趙子龍全身都是膽，這種事非全身都是俠情摯愛勇敢的人不敢做，不配做！

我們十分憐惜黃女士，希望有德維其人者出來做hero！

將來黃女士來滬入校就學的時候，我們尤希望明理的教育家能誠懇的容納她，不要裝出假道學的面孔來！（十七，十二，十六。）

## 發了一夜的財

上海每年總有許多人購買香檳票，（即跑馬票，）希望得頭彩，發橫財。今年上海有劉某和他的朋友合買一張，有一天夜裏將睡的時候，跑馬廳裏有一個向來認識他的小馬夫，異常高興的奔到他的家裏告訴他一個喜信，說是他中了頭彩了！中頭彩的本可得到二十二萬四千元，他就和那位合買的朋友對分，也可分得十一萬二千元。於是他在

夜竟弄得達旦不寐！爲什麼呢？他想忽然得了十一萬二千元，怎麼辦好呢？存入銀行裏好呢？還是存入錢莊裏好？分開來存好呢？還是一齊存在一處好？做什麼生意好呢？還是先造一所洋房好？他這樣瞎轉了一夜的念頭，雖然得了一個喜信，却先吃了一夜的苦頭！還不止此！第二天早晨，他心花怒放的便往跑馬廳裏跑，不料調查之後，纔知道他所買的號碼比所開的頭彩號碼相差了一個數目字，那個小馬夫在前一晚一時未曾聽得清楚，以爲先報一個喜信，將來也許有什麼特賞，忽忽忙忙的很鹵莽的報了一下，弄得這位劉家仁兄好像只發了一夜的財，一文錢沒有到手，所贏得的却是一夜沒有睡，翻來覆去的想個不休！結果想了一場空！真是上海人所謂『觸眉頭』！

其實人生數十年，也未嘗不可作一夜觀。發了一夜的財——而且還是有名無實的財！已經如許苦忙了一夜，即發了數十年的財，更要如何的苦忙！

或者有人說：『你是個窮措大，樂得作此解嘲語罷了！』但是我却不是因爲自己做了窮措大，有意唱高調，却是有感於一班人死命的弄錢，其下焉者更昧着良心幹！一旦

瞑目，究能帶去多少？徒給不肖的子孫去無惡不作，遺臭當世。替一個機關做『賬房先生』還說是服務社會；這樣的做了一世的『賬房』，反替社會多種孽因，何苦來！

我們以為昧着良心幹的錢當然要不得，就是用正當方法賺到的錢，除自給相當的生活及子女的教育費外，應多為社會設想，盡自己的力量多做一些有益於人羣的事情，不要情願加入『守財奴』的隊裏去！不然，發了一夜的財誠然沒有什麼意思，就是發了幾十年的財，又有什麼意思？（十七，十二，二十三。）

## 柏林大學找不出這位博士

我並不輕視博士，而且很敬重博士，因為在我的好朋友裏面有許多得着博士銜頭的，實在是對於他們的專門學術很有研究很有心得的。但是我有時却不自禁的討厭博士，因為在社會上常常遇着名不符實的博士，他自己把眼睛擋在額骨上，好像看不見人，我們看了他那副尊容，已經不要看！試探其實際，眼睛生在額骨上看不見人的人，肚子裏。

偏是一把草，成了『茅塞博士』！如今好了！最近首都發生了一件奇事，出現了一個『冒牌博士』，不要說名不符實，連名都是假的！

有某君者往德國去學醫，回國之後，對人說他得了德國柏林大學的醫學博士，衆人也就。就。不。加。深。察。聽。其。『博』而。『博』之，他不久便得了一個位置，每月有六百元的『博薪』，不幸遇着他的位同鄉，却是德國柏林大學醫科的真博士，知道這位領『博薪』的是假博士，氣憤填膺，到他那裏去大鬧，赤裸裸的抉發他的隱私，事為某要人所聞，他其先還不信，說別的可假，博士有什麼假的！便立刻打一個電報到德國柏林大學去詢問，回電說柏林大學找不出這位博士，不過在專科畢業生裏有他的名字，其實『專科畢業生』也『嘸啥』，却因為作了虛偽的勾當，反而弄得這樣尷尬！連『薄薪』都領不着了！

天下虛偽的事情遲早總要拆穿的，所以俗語有句話說，『若欲人不知，先須己莫為』，作偽的人看透了這一點，也許要『廢然知返歟』！

講到學位的『博士』，在英文原爲 Doctor，牠的原義是『精巧於某專業或某專門知識的人。』“One skilled in a profession or a branch of knowledge.”，咱们中國的學問，本來也有『由博而約』的說素，這個地方的『約』也就是『專』的意思，所以顧名思義，似乎可以把『舶來品』的Doctor 譯爲『約士』，或『專士』，如今譯爲『博士』，『博士』在中國本是官名，在秦朝始有，據說是『掌通古今』的，這個名詞使人見了，便以爲是博古通今無所不能了，在真有學問的『博士』固然不至以此名詞自滿，而在淺見者流，便要弄出『柏林大學找不出這位博士』的怪劇了！

【名者實之賓也】，名過於實已經可恥，既無實而所謂名者又是冒牌的，更糟！

(十八，一，十三。)

## 同德國的蹺脚老太婆賽走

據友人俞頌華君告訴我說，湯爾和君從前有一次旅行到了德國，在留德中國學生會

演講，說他遊歷各處所得的感想，他覺得在體育方面，相比之下，中國人實在很慚愧，實在有積極提倡增進國民體育之必要。他說不要說別的，就是走路一件事，也趕不上！他舉出一件關於他自身的有趣事情，說他在中國的時候，總是坐車，兩條腿幾乎養成惰性，走不動路，到了外國走走，已經覺得好得多了，在德國有一天在街上走，看見前面一個德國老太婆走路走得那樣快，他便打起勁兒，在後面跟上去走，竟有趕不上之勢！後來盡力的趕上去，自己已覺氣喘，那位走快步的老太婆却泰然若無其事，再仔細一看，那位走快步的老太婆還是蹠了脚的！還是一位跛足的老太婆！他只有覺得慚愧而已！

說到走路，我國向來最重視做官，做官的人最重排架子，而在排架子的許多方法裏面，灣着背脊梁踱方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件！好像他的方步非如此大踱而特踱，不足以表示他是閒暇階級中人，不足以表示他的身分之特高！至於稱爲『讀書人』的，他們的目的也在做官，所以對於做官所需要的灣着背脊梁踱方步，當然也須有一番準備，於是也就養成了這種習慣。一般平民羨慕做官，羨慕『讀書人』，於是大家對於走路也就養成。

了。『鴨步』的特色！

我們不要以爲走幾步路是形式上的事情，挺着胸走整齊緊湊的步子，於體格的健康上是很有益處的；灣着背脊梁踱方步，於體格的健康上是有害處的。等到體格糟了，胸愈挺不起來，脚步愈整齊緊湊不起來，於是背脊梁灣得更厲害，方步也踱得更厲害，相爲因果，循環不絕，只有讓德國的蹺脚老太婆爭先了！

我國人走路，除趨趄不前的方步外，倘若不止一人在一起走，還有一個特色，便是亂步：他們從不肯排成一列或幾列，整齊步伐的向前走，却喜歡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亂七八糟的弄成一堆，好像步武羣鴨的後塵！

還有女子的走路，更有許多遠不及男子的，她們不但是踱方步，而且是踱小方步，所以陪她們走的男子，沒有資格並排走，不是在前面做開路先鋒，便須有意走得慢些在後面做跟班，就是勉強並排走，也是急得要死。所以我常說能好好的走幾步路，已經是不可多得的女子！

在下決不是看不起本國人，却是覺得就是像走路這一件小事，也大有改良的必要，這不僅有關於一般國民的健康體格，於國民的新精神，以及對外的體面，也都有關係的。

(十八，一，二十)

## 門房代理校長

最近在下遇着一位老朋友，他是剛到內地某縣省立某中學做了半年的新校長，寒假中纔回到上海來看看親友的。他和我談起那個中學半年以前的情形，真是增長了我不少的知識！

據說從前那個中學的校長，是由身在省會的一位政客遙領的，所以學校裏實際上本無所謂校長。至於教職員呢，沒有一個不是鴉片同志，雀戰大王，除此兩事以外，一切不問。他們這樣高明，怎樣能够拿書本上課呢？這個地方不得不謝謝那些寬洪大量的學生。那個學校裏的學生居然有三百餘人，約可分為四等人物：第一等是只在校裏吃飯，

一年到底不上課堂的；第二等是到課堂裏勉坐片刻，等教員點完了名就溜的；第三等是坐到一半時間堂而皇之的退出的；第四等是在學生方面看起來算是十足的『阿木林』，而在學校當局看起來算是再好沒有的，是照上課時間始終坐在課堂裏看小說！所以做教員的儘管多多請假，高興的時候命駕來瞎三話四一番，沒有人和他計較的，因為並沒有一個人在那裏聽他說些什麼！教員忽忽下了課，歸心如箭的出校去幹他們的『黑化』和『碰！』的要事。有一位新來的教黨義的教員，還不知道學生們的寬洪大量，因為自己對『三民主義』的內容弄不清楚，怕上課，十課就有九課請假，只要他的小舅子生了一個兒子，他的阿姊死了一個小叔，都是他請假的好機會！上課以後的時間，便是上面所說的四等人物『造反』的時間，可以鬧得天翻地覆，無奇不有。這個時候，校裏教職員都早如鳥獸散，其先還有一位庶務先生，後來因為實在對付不了，也溜之大吉，全校除學生外，只剩下一個門房裏的茶房，於是門房就等於代理了校長！無論什麼人如有事和這個學校接頭，只有向這位代理校長的茶博士說話！

那個學校九年沒有考試過，無論大考小考都沒有，能否畢業，不問成績，只問在校裏吃滿了幾年飯！

這樣造成的人材對於國家社會當然有不可思議的大貢獻！有一位朋友說，你不要這樣少見多怪，內地這樣好的學校恐怕不少啊。我聽了更不禁為我國教育前途慶幸！我們常聽見人說中國辦了三十餘年的新教育，有什麼成績？他們獨不想，像這樣的成績，世界萬國，有那一國的學校造得出？及得到？還說沒有成績，未免太奢望了。

我那位朋友去接手的時候，帶了六位很認真的教員，不到一個月，校裏原有的教員大貼布告，痛斥這是『文化侵略』，可是學生看見新教員教得好，並不受他們的煽惑。我那位朋友首先恢復考試，學生說只要教員能教我們懂得，考試也無妨。現在該校已漸漸的上軌道了。這樣看來，辦學的人不要只怪青年，自己先要拿點『顏色』出來。